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儿童文学：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

——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研究

何家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儿童文学：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

——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研究

何家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文学：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1980-2010年代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研究/何家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历史与现场丛书)

ISBN 978-7-5161-9778-3

I. ①儿… II. ①何…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8787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169千字
定 价 4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 儿童文学对话关系的实现	6
第三节 历史视域下的童年想象与童年叙事中 儿童主体的建构	13
第一章 “社会寓言” 构架下的童年重塑	21
第一节 断裂后的回归与儿童文学秩序的重建	21
第二节 “师者” 视角的选择与 “启蒙者” 身份的复归	30
第三节 反思中前行：新生时代的童年形塑	37
第二章 启蒙与成长视域下儿童主体意识的建构	48
第一节 儿童文学 “本质” 的探寻与 艺术话语的转向	48



第二节	现实反思与童年情结： 20 世纪 80 年代儿童文学作家的精神空间……	59
第三节	启蒙视角下儿童主体意识的建构 ……	68
第四节	成长叙事的“现实原则”与精神向度 ……	79
第五节	童年的本体性观照与代际间的精神对话 ……	92
第三章	市场经济时代儿童文学对话关系的建构 ……	104
第一节	儿童文学生产的转型与理论话语的更新 ……	104
第二节	寻求对话：幽默化的童年书写与 儿童文学游戏精神 ……	115
第三节	走向日常化生命体验的儿童主体意识 ……	127
第四章	消费时代的童年文化与童年精神的文学重构 ……	138
第一节	消费时代的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 ……	138
第二节	类型化叙事与文学复制时代的审美幻象 ……	150
第三节	童年的“消逝”与童年精神的重构 ……	165
结语	……	174
参考文献	……	178
后记	……	190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童年叙事，即围绕童年生活所进行的文学讲述。童年叙事将童年生活和儿童的精神世界作为主要再现对象，它既是反映童年现实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承载着成人对童年的记忆、认知与想象。

儿童文学作为童年叙事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作家的儿童观。所谓儿童观，即人类社会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①，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组建童年叙事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人类的儿童观是多元并存的，并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以及受到人类自我认知能力的局限，人们对于人类童年期的认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儿童观。儿童观的差异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同时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使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童年叙事呈现出迥异的面貌。从

^① 参见侯颖《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这个层面来说，“儿童”已经不仅仅是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少年儿童，它还是一个可被人们认知和想象的“儿童共同体”^①：一方面，它是一个可被认知的人类个体的生命阶段；另一方面，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它又是一个不断为人们所想象和建构的对象。正如丁海东在其著作中所说的：“儿童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②

童年叙事承载着人类社会的童年想象，而儿童文学的接受者又是儿童，观照到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自觉地以其自身的成人身份去和儿童读者进行对话交流，并借助对文学对象的形塑达到其重塑童年的渴望。儿童文学对话关系体现着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居于文化主导地位的成人作家在文本中建构着符合社会理想和作家个人理想的“童年”对象，并借此将社会意志或作家自身的某种意愿传递给儿童读者。在这个过程中，童年叙事除了受到作家自身的儿童观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内部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作用，或是夹带着作家本人自我意识的投射。这样一来，文本中的童年和真实的童年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异或是缝隙。

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对儿童文学童年叙事进行考察：一是分析文本，通过文本细读考察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怎样的“童年”对象；二是考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否对童年生活和儿童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真实的艺术再现，其差异和缝隙在何处，这种差异体现了作家和读者间一种怎样的对话关系；三是结合文本生成的文学语境和文化语境，探究有哪些因素干预和影响了作家对“童年”的讲

① 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② 丁海东：《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述。本书正是选取这样一种路径来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童年叙事进行研究和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发生了剧烈改变。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历了由主要依靠政治力量组织社会生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渡，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化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转型期的动荡和裂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猛烈地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文革”漫长的文化压制和思想压抑后，中国社会一时间处于一种思想文化的“解压”状态，这一时期大量国外的文化思潮、哲学思潮、艺术思潮及教育观念纷纷涌入中国，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想的变迁，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纵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几乎每一次推进都伴随着作家们共识性的创作探索行为的发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少年小说和“热闹派”童话的崛起，到 80 年代中后期儿童文学探索思潮的出现，再到 90 年代后对儿童生活的日常化和幽默化书写，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上始终有着一种默契的共识。而促成这种共识形成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作家儿童观的更新，更源自特殊的历史境遇和转型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这一代作家的精神视野上留下的独特烙印。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与社会文化语境结合得尤为紧密，从政治时代的尾声到商业浪潮的来临，儿童文学的每一次突破、论争与推进都脱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内部语境的影响和干预作用。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代话语的裹挟之下，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成长丰富起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新时期以来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空间和自由氛围，经过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青年一代作家的创新突破，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已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成熟度，无论是在作品的主题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体现了儿童文学作为文类的独特性。其次，在儿童文学作家一次次创新与突围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显现出明显的观念性转变。从新时期之初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思考与扩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向儿童文学艺术本体寻求回归与本质确认，再到90年代后对“儿童本位”的倡导，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理论争鸣对儿童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也是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在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儿童主体性的自觉建构。中国的现代童年想象是伴随着“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而发生的，在此之后，中国儿童文学逐渐走向了创作的自觉。然而，由于受到社会现实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作家对“儿童”的书写意在传达观念，儿童的主体性并未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被认可和呈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儿童文学对儿童个体成长的书写和观照，才逐步确立了儿童在儿童文学中的主体地位。王家勇在其著作《中国儿童小说主题论》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儿童小说启蒙教育主题完成了儿童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使儿童明确了其作为独立人的各种社会属性，儿童的主体地位最终得以实现，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的儿童小说迅速抢滩，成为彰显儿童主体地位和强化儿童独立意识的最重要载体。”^① 将儿童作为启蒙对象，意味着作家已经将儿童视为独立的精神主体，经由儿童文学启蒙视角的开启，儿童的主体地位得以在儿童文学中确立下来。

^① 王家勇：《中国儿童小说主题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普遍形成了自觉建构儿童主体性的创作理念，他们将创作的笔触伸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与精神世界，借助对儿童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书写建构起儿童成长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与话语的干预和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中被建构的童年和儿童主体显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这促使我们去反思这种建构本身的可靠性：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由成人作家建构的儿童主体所体现的究竟是童年精神本身，还是夹杂着作家本人的精神投射？作为文学对象的“童年”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表现真实的童年？被建构的童年和儿童主体又附着怎样的权力话语？基于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本书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儿童文学中的童年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不同发展阶段为线索，以不同阶段作家的精神视野和作家对儿童主体的建构为中心，从历史、文化和美学等角度考察和审视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80 年代中后期、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至当下这四个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呈现不同时期儿童文学中童年叙事的差异，分析不同话语对作家建构儿童主体的影响，寻找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对话关系变化的线索与轨迹。本书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置于历史文化变迁的时代语境之中，立足于对儿童文学中儿童主体的建构和儿童文学对话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研究的探索与创新。



第二节 讲述主体与对象主体：儿童文学 对话关系的实现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过程。主体性是近代哲学命题，它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将生存活动定义为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主体性哲学强调人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建立社会现代性的需要。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深入，主体性哲学、美学的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基于对主体性的修正，现代哲学转向了主体间性概念的确立。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其依据在于对生存的理解：“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主体构造、征服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①也就是说，主体间性不将对象世界作为客体来进行认识和征服，而是将其视为自我主体之外的另一个平等、共生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关系。

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为美学和文学理论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论原则，也给予我们认识文学性质的新视角。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指出：“文学主体包括三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即：（1）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2）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3）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②从主体间性的理论视野观照文学活动，“作家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而是把社会生活由客体变成主

^① 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体，即把现实的人变成文学形象，并与之共同生活；文学接受也不是对文本固有意义的认知或构造，而是读者把作品描述的生活由客体变成主体，并与之共同生活。”^①在这里，文学对象不再是无生命的客体，而是“活的文学形象”，是主体的“另一个我”。在文学活动中，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通过文本对话交流实现最终的融合，这种融合既发生在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亦发生在接受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而凭借着各自与对象主体间的对话，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实现了在文学活动中的交流和对话。

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种类，其主体间性的实现具有一定特殊性。通常情况下，儿童文学活动是一个由成人创作到儿童接受的过程，它的讲述主体，也就是创作主体，是具有成人身份的作家，而接受主体却是以儿童为主。在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若要在文学活动中实现良好的交流和沟通，其所凭借的媒介必然要同时满足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双方的对话需求，这样一来，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便需要通过作为媒介的对象主体来进行审美调和。李利芳在《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一文中首次应用主体间性理论对儿童文学活动进行了阐释。李利芳认为：“儿童文学具有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因以‘童年’作为审美发生的艺术视角与艺术表现对象，儿童文学呈现出与成人文学相异的主体间性形态。”^②也就是说，“童年”作为对象主体，是儿童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实现对话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

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一直都有和隐含读者进行对话的冲动。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儿童读者之间的身份差异，深切

① 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李利芳：《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地希望能够凭借或者超越这种身份上的差异，实现其重塑童年的渴望。由于文学活动自身的存在形式无法实现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间的直接对话，这种交流的冲动和重塑童年的渴望便被转移到了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创作主体将其对童年的理解和认知生成了对童年的文学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会自觉地以其成人身份去和文学对象进行对话，试图以此将对象主体向自己理想中的童年推进，进而实现其重塑童年的渴望。

对于儿童读者来说，他们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也怀有一种参与其中的冲动。这种参与意识主要源自儿童精神的“潜意识化”。意识和潜意识分处于人类精神系统的两个层面，其中，意识是主体能够进行自觉控制的精神层面，潜意识是不为主体所自觉控制的精神层面。潜意识表现为不被主体意识到、自发而生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人类在童年时期因为知识经验不足，以及自我意识发育不完全，常常表现出鲜明的潜意识化特征，“儿童的年龄越小，他的意识的发育程度也就越低，也就越深地被他自己本能地先验内容所占据”^①。蒙台梭利的“吸收性心智”理论就是对儿童精神潜意识化的一种理论发现，蒙台梭利认为，“儿童有一颗可以吸收知识的心灵，具有独自学习的能力”^②，他们“通过一种天生的能力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收知识”^③，从而利用周围的一切来塑造自己。可以说，儿童对于自己之外的世界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和亲近感，他们会凭借天性，积极主动地向未知世界靠拢，建立起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进而实现自身的精神成长。由此，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儿童读者和文学对象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对话关系，他们会积极地、自然而然地吸收那些加诸文学形象之上的生命体

① 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② [意] 玛丽亚·蒙台梭利：《有吸收力的心灵》，蒙台梭利丛书编委会编译，中国妇女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③ 同上书，第19页。



验和审美情感，将其内化为自身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读者并不只是一味地接收，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倾向也让儿童“自在地向周围的一切释放着、投射着他的本能冲动、欲望和需求”^①。儿童并不是任人涂抹的白纸，他们也有自己的兴趣、文化和偏好。所以，儿童读者在与文学对象建立精神联系的过程中，也对其注入了自己的主观认知与情感意识，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文本进行选择、重组和改造。正是在这样一种吸收与投射的互动关系之中，儿童读者与文学对象之间的对话关系得以实现。

由此观之，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具有和对象主体建立对话关系的意向，这为实现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

在实现儿童文学对话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这是作者与读者间建立平等、自由的文学对话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确立儿童主体地位，就是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主体来对待，体现在创作中，就是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去观照世界，关注儿童精神的特殊性，尊重儿童生命个体的自由发展，肯定童年文化的存在价值。“童年”和“儿童”一旦被人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加以关注，它就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类别的价值意义正在于它对童年的存在特点和独特价值进行了文学的表达与呈现。从儿童文学的文本交流过程来说，只有确立儿童主体地位，才能使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在对话关系中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进而保证对话关系的顺利进行。文学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审美调和的作用。作家在创作中，如果只是将“童年”和“儿童”视为被动存在的客体，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对其任意形塑，便会产生

^① 丁海东：《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成人对儿童的霸权式规训。而对于读者来说，在面对一个缺乏灵魂和真实感的文学对象的时候，他们是很难和其形成真正的情感互渗的，文学对象如果无法对成人作家和儿童读者间存在的距离进行调和，便只能沦为作家的传声筒。这样一来，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就不再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而是创作主体一言式的独白或规训。这样的文本，我们虽称其为儿童文学，但是实际上它作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微乎其微。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唯有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才能有效地实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实现儿童文学的文类特点和独特价值。

确立儿童主体地位并不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摆脱对儿童和童年的建构。不可否认，在由成人创作的儿童文学文本中，童年和儿童总是被建构的。正如拉康所言，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成人所发现和想象的童年与儿童，往往是他们自身欲望的一个投影，体现着作家重塑童年的精神渴望。虽然成人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一直试图超越自己的成人身份，回归儿童的身份与视角，但是他们毕竟是成熟而独立的精神主体，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空间，也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文化视野和心理特点。在对童年进行想象和建构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历史境遇和文化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干扰。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规约，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和代言人；他们也可能热衷于自我意识的表达与释放，坦诚地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在对童年的想象和书写中，并传递给儿童读者；他们还可能深谙儿童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乐于聆听儿童的心声，更多地从儿童自身的兴趣和审美心理出发去创作作品。总之，这建构的尺度和分寸就掌握在作家手中。正如吴其南所说的，我们不能抹去儿童和童年被建构的事实，我们所能做的是为这种建构寻求一种适当的“尺度”，或是说在变动的建构中找到一种



“相对的确定性”：“文学作品和它的作者、读者一样，都是时间中的建构物。我们能做的就是意识到这种建构，将建构变得更自觉一些，民主一些，不是社会本位或个人本位，成人本位或儿童本位，作家本位或读者本位，而是一种对话，最后的获得物既包含了前者也包含了后者，在他们中途的某个地方。”^①

如何在创作中确立儿童主体地位、建构儿童主体？归根结底还需要作家去认识童年、理解童年、尊重童年。童年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认识童年实际上就是认识人类自我。虽然我们对于童年的认识和理解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儿童精神和人类精神的共通性。童年是精神个体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是孕育着成人的人格与未来生活走向的精神萌芽，是生发人类精神的母体或根茎”^②。童年虽然已经逝去，但童年精神却依然保留在成人的体内，蕴蓄着精神成长的根基和力量。认识到这种共通性的存在，我们便可以将童年想象向人类精神的原点无限推进。对于身为成人的作家来说，童年经验已经成为不可重现的过往，但是他们仍可以通过某种路径抵达童年世界。李利芳在研究中指出，“与童年对话”的过程包括两种童年形态的存在，一是作家的童年，二是当下儿童的童年，前者是过去时的，后者是现在时的。^③这两个时刻的童年交织在一起，投射在作家的精神空间，打通了作家通往童年世界的道路，生成了作家的童年想象。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曾谈到过心灵的三个时刻，“心理活动与某些当时的印象相联系，与某些能引起主体的某一种主要愿望的激发性情境相联系，从那儿心理活动追

① 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② 丁海东：《儿童精神：一种人文的表达》，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③ 参见李利芳《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溯到了一种早期经验的记忆（通常是儿时的记忆），在这个记忆中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现在心理活动创造出一种与未来相联系的情境，它代表着愿望的满足，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白日梦或幻想，它带着从激发它的情境和记忆而来的踪迹。这样，过去，现在和将来便被串在一起，正如愿望贯穿之线。”^① 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灵的三个时刻对应儿童文学作家的精神世界中，便是作家的自我童年、作家成年后在现实世界中遇见的他者童年，以及作家在创作中所塑造的对象童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作家所经历的童年过往，在岁月的沉淀中生成了令其魂牵梦萦的童年情结和认识童年的心灵图式。当他们携带着这种心灵图式与现实中的他者童年相遇时，一种重塑童年的渴望随之激荡而出，附着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对象童年之上。

正是凭借这一路径，拥有成人身份的作家得以重返童年的永无岛，而儿童文学讲述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也以对象童年为媒介建立起来。本书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的发展和演进，正是作家在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自觉建构儿童主体、实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对话交流的过程。本书作为文学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但是考虑到儿童文学活动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在研究中也会兼顾文学接受对儿童文学活动的影响。

^①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7页。